

原住民第一位原民會主任委員 華加志 主委

華加志，族名達拉瓦克 (Tjaravak Kadrangian) 排灣族人，父親為日本人、母親是排灣族人，自幼失去父母後，由舅舅帶大。舅舅很重視教育，希望華加志到平地去唸書，於是華加志五、六年級兩年都是在萬巒鄉佳佐國小就讀。當時都是走路上學，路面都是碎石頭路，而且還要經過一條河流，小學最大的印象就是走路上學常常遲到，但這個階段步行通學的鍛鍊，奠定了身體健康基礎。但是在九歲時，生了一場大病，得了瘧疾 (Mararia)。當時山上沒有衛生所，也沒有醫生，還好有一個保健員給了治療瘧疾的藥，那藥品日本人叫做奎寧 (Kin ī ne)，他病情就好轉。

國小畢業那年，由屏東縣政府統一招考八個鄉應屆的畢業生，華加志錄取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簡易師範畢業之後，只有華加志一人申請插班到普通師範科，畢業之後回到嘉明國小。嘉明國小被指定為全省國小營養教育的示範學校，所以工作量增加很多，華加志不但未抱怨工作繁重，而是藉此機會學習相關知識技能。話說當時，華加志太太是客家人，她剛到嘉明國小報到的時候，華加志正在學校粉刷油漆，還被誤以為是工友。教學工作滿三年後，華加志保送師大，當年台中師範保送到師大只有11個名額，十分競爭。華加志師大畢業，分派到成淵中學，展開了中學教師生涯。

之後華加志從省議員開始了從政之路。因為文化工作隊隊長的經歷，華加志巡迴全省30個原住民部落，給大家很好的印象。所以第一次參選就最高票當選第五屆省議員。省議員當兩屆，一共九年，省議員一屆是四年，但是遭逢我國退出了聯合國，所以暫緩選舉延了一年。李登輝擔任省政府主席時，邀請華加志擔任省府委員。邱創煥擔任省政府主席時期，華加志當選立法委員，兼任屏東縣黨部的主委。

1996年，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華加志是首任的主委，原民會的工作令他覺最有成就感，因為將原民會的制度建立起來。比如說制訂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原住民族基本法、修改姓名條例及成立原民大學等。在主委任期內貫徹成立原民大學政策，教育部毛高文部長，主張成立原住民的大學有困難，理由是


畢業生會找不到工作；楊朝祥接掌教育部後，態度轉趨積極，部會配合下，在東華大學設一個原住民學院。

華加志的學習楷模是一生感恩在心的舅舅。舅舅是小學校長，名叫于永盛，是一位非常好的校長，很清廉，不會佔便宜，一心一意要辦學校。還遇到一路栽培華加志的貴人宋時選，宋時選曾任救國團主任，省黨部的主委，是一位為人很謙虛、很謙卑的人。

華加志鼓勵原住民的下一代青年朋友，要能夠跟上時代的進步、時代的變化。不要一直強調「我是原住民，我是弱勢的民族」。不要有這樣的想法，不論是工作、不論是讀書、不論是做什麼，都要有競爭力，這樣原住民族才能被尊重。華加志有個秘笈座右銘「一個人要學習鹽巴精神」。當人們吃飯時，非有鹽巴不可！華加志進一步闡釋他的「鹽巴精神」，這就是做人做事要忠厚老實，平時不誇耀，不驕傲；但是關鍵時刻，執行任務，解決問題，又非你不可。換句話說，在能力上，要有像鹽巴這樣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真本事、硬功夫。

一個人要學習
鹽巴精神





原住民第一位縣市首長 陳建年 縣長

陳建年，族名阿篤儒茂.達里亞樂柏Adulumau.Daliyalrep，台東卑南族人，父親陳耕元日治時代就讀嘉農，著名的嘉農棒球甲子園比賽時擔任游擊手，父親畢業於當時的橫濱商科，現在的橫濱大學，完成學業之後，回到母校嘉農當教練。1947年，擔任台東農業職業學校校長，一直到1958年，因車禍過世，陳建年那時才小學六年級。母親是雲林北港望族，身世差距太大，而且那時候要原漢通婚，本就非常困難。媽媽擔任過兩屆的台東縣議員，單親養育四個孩子長大。

陳建年從小學到高中，一路順遂，非常傑出。台東中學畢業，以山胞學生第一名保送到師大化學系，然後因為經濟狀況休學。一年後，重考就讀高雄醫學院藥學系。在大學、在高中、初中，陳建年常常被選為班長班代表，學生時代就已展現了獨特的領導魅力。

回想初次參選縣議員時，在親戚陸森寶帶領下，陳建年到台東海岸線去拜訪他父親農校學生，他們有些人在農會，有些人在鄉鎮公所，都是當地的意見領袖。縣議員選舉結果陳建年以第二高票當選縣議員。他把這一次選戰的勝利歸因於11年醫藥外務員的歷練，加上父親的餘蔭。當縣議員、省議員時，陳建年的服務從不求回饋。因此累積了人氣，在縣長選舉時更是獲得到6成8的高支持率。

八年縣長解任之後，獲陳水扁總統邀請出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台東的大老饒穎奇，副總統蕭萬長鼓勵下，陳建年勇於承擔接受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挑戰。在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期間內，藉由原住民族議題把台灣推向國際舞台，成立了南島論壇並將秘書處留在台灣。從縣議員、省議員、縣長一路到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從政之事，認真服務，勇於任事，開創新局，除了自幼既展現的領導特質，長官賞識提拔外，努力付出是不可少的。


父親是陳建年是最好的榜樣。他當校長時，還身兼教練親自去運動場指導學生，栽培出很多的體育選手。受日本教育影響，陳建年父親要求非常嚴格。小時候，父親指導練棒球時，會讓陳建年坐在旁邊觀看。還特別訓練他當棒球選手。那時候沒有什麼少棒隊員，陳建年父親在全省尋找有潛力的選手。陳建年父親還親自到原住民的家裡拜訪，說服讓孩子去念台東農校。所以台東農校有百分之九

十都是原住民。在那教育資源匱乏的年代，校長其實可以不必辛苦招生，也沒有招生不足的壓力。但是身為校長為學生創造學習機會，為球隊尋找具潛力隊員，都是父親教育理想的實踐。

陳建年想給年輕孩子的一句話是「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一定要一步一腳印。陳建年回顧：「大家都說啊！陳建年很幸運啦！」，在生涯發展的確很幸運有人提拔，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成材的話，別人也無法提拔你。陳建年在女兒心中的形像：「爸爸沒有問題的，他吃苦像吃補一樣。」聽到女兒這些話，陳建年也用來鼓勵自己「吃苦當作吃補」，並和年輕人一起互勉。

吃
苦
當
作
吃
補





原住民第一位考試委員 伊凡·諾幹委員

伊凡·諾幹Iban Nokan，出生在桃園市復興區長興里qalang Qara（嘎拉部落）泰雅族人，位於大漢溪(Ilyung Takoham)和支流(gong Iboh) 交會處，今石門水庫集水區阿姆坪水域。

由於石門水庫的興建，Qara 部落於1961年先被遷居大溪鎮中庄大漢溪河濱。1963年遭逢葛樂禮颱風，石門水庫緊急洩洪再次沖毀，計有46戶再次遷到縣內觀音鄉海邊大潭新村，從「山地人」變成「海口人」。因為生存環境巨變，族人適應不良，為維持生計，有些男性族人「出海」（擔任遠洋漁船漁工）、有些女性族人「下海」（淪落性產業工作者）。

Iban從大潭國小畢業，接著就讀觀音國中、中壢高中。高中畢業後，考取臺大商學系國際貿易組。Iban發現從國小到高中接受教育的過程中，除了小學課本提及吳鳳污名化鄒族原住民、美化漢人吳鳳的內容外，幾乎沒有與原住民族有關的教材。但是就讀臺大以後，從總圖書館、法學院圖書館所藏大量臺北帝國大學所遺留的「高砂族」相關研究書籍，Iban才知道原來原住民族也是有歷史的、有文化的，感到非常震撼！

1978年，臺美斷交的那一年，那是臺灣民主化運動蓬勃發展、街頭運動狂飆的年代，黨外雜誌雖遭警備總部查禁，卻仍前仆後繼的出版，又逢國大代表選舉，臺大校門口附近民主牆大字報林立，這些都啟迪、滋養追求民主、自由和原住民族權利沃土。大學畢業後，Iban選擇留學日本，那是因為臺灣原住民族第一次被近代國家完全的、實質的掌控，大約在1915年太魯閣事件後，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開始急遽變遷。

Iban擔任考試院第十屆考試委員，致力改革考銓政策及制度，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保障並扶助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及其他弱勢團體人權與發展。他獨立行使職權，清廉自持，關注政府行政透明成效，完成推動原住民族特考各項重要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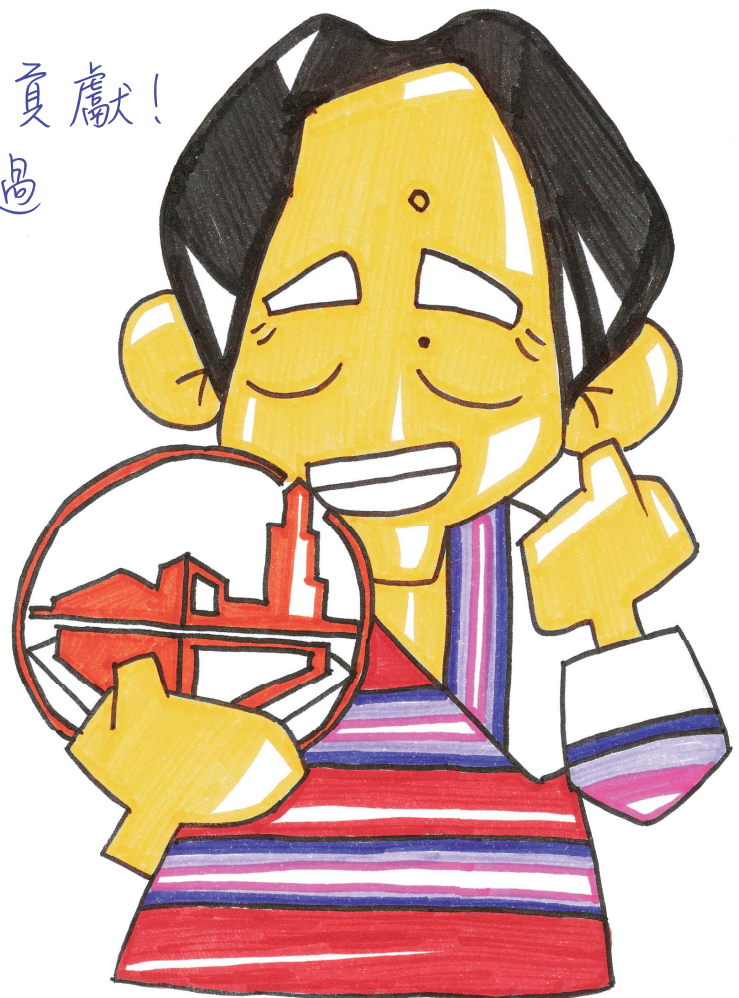
Iban最有成就感的事業是「推動原住民族運動、爭取原住民族人權」，如創辦原運刊物《高山青雜誌》推動「臺灣高山族民族自覺運動」，開啟當代臺灣原


住民族權利回復運動之序幕；擔任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促進委員、原權會會刊《山外山雜誌》總編輯；撰寫《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等。Iban表示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對於那個時代原權啟蒙者的相關研究迄今仍顯薄弱。Iban謙虛地表示推動原運本來就是一位原住民應該做的事情。畢竟，「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影響Iban最重大的是大姨媽Ciwás Tohuy。就讀臺大的時候，暑假到大姨媽長興村山上的家。大姨媽告誡他，既然在關心政治，爭取原住民族人權，那就要小心警惕：「laxi masepelj kneril, ru laxi hmut magal pila' squliq（不要玩弄女人，也不要貪污）。Iban深銘在心、引以為戒。

Iban想要送給年輕孩子的一句話是：「我一生想做事，是對我的民族有所貢獻！這樣死後才能通過hongu' utux（祖靈之橋）嚴格的檢驗」。

我一生想做事，
是對我的民族有所貢獻！
這樣死後才能通過
hongu' utux
（祖靈之橋）
嚴格的檢驗





原住民第一位行政院及總統府發言人 谷辣斯·尤達卡發言人

谷辣斯·尤達卡Kolas Yotaka，漢名葉冠伶，花蓮玉里鎮Harawan部落（哈拉灣部落）阿美族人，父母都是阿美族人。國小一年級以後，就跟著父母到臺中，她求學各階段都在台中：台中女中、東海大學，甚至連碩士班都在東海讀，碩士畢業後，才到台北工作。曾任民視記者、原住民族電視台新聞主播、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長。2016年當選民主進步黨不分區立法委員，為民主進步黨原住民族事務代表。2018年7月入閣成為行政院發言人，2020年5月轉任總統府發言人。Kolas Yotaka是第一位原住民族總統府發言人。

Kolas Yotaka很幸運沒有出現過原住民族的認同危機，從小父母親教導Kolas要以身為原住民為榮，求學階段Kolas 雖察覺自己跟別人不太一樣，卻沒有影響她的自信心，因為她在學校各方面都表現傑出，還當選模範生呢！堅持用羅馬字寫名字，這就是Kolas對族群認同的具體表現。

Kolas 曾擔任製作人及主播之《原住民族晚間新聞》節目。於2007年獲得卓越新聞獎；《原運—破除吳鳳神話（The Death of Wufeng）》獲2013年尼泊爾國際原住民族影展銀獎。在Kolas新聞工作上聚焦原住民議題，表現傑出，作品卓越，並獲得國內外大獎的肯定。Kolas 曾經採訪諾魯前總統路德維格·斯科蒂（Ludwig Scotty）、前紐西蘭毛利黨黨魁Turiana Turia、前菲律賓巴丹島省長Vicente Gato、聯合國原住民族常設論壇首任主席Ole Henrik Magga、故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第一民族之省議員Elijah Harper、加拿大第一民族議會總領導人Ovide Mercredi、Phil Fontain等世界各地原住民族領袖。這些採訪工作增長了Kolas在原住民族議題的國際觀及結交國際友人。

Kolas很喜歡做外交工作，從記者時就開始外訪國際新聞。製作原民的議題紀錄片，原住民族議題，並不侷限在LOCAL，不是只有台灣才有，原民議題可以很國際化。在她擔任第九屆立法委員任期內，便從事南島外交，與法國屬大溪地、紐西蘭的毛利人、蘇格蘭皮克特人都有互動。立委任內報告，部分以阿美族語寫成。Kolas質詢要求，取消遙祭黃帝陵儀式，派內政部長不再代表中央政府出席中樞主祭鄭成功祭典，展現台灣文化主體性及多元文化。擔任行政院發言人期間


內，協助紐西蘭毛利族Ng ā ti Manu部落青少年來台文化尋根活動，期待找尋毛利文化和台灣原住民文化的連結。通過原民的議題，台灣可以和世界連接在一起，事實上原住民對台灣的國際外交貢獻很大。

外祖母是Kolas的學習典範。父親為了紀念外祖母，就用她名字Kolas 做為名字。外祖母在部落裡很受尊敬，且很有名望。簡而言之，外祖母給Kolas的文化資產就是堅毅、高雅、聰明，而且堅強。如何扭轉社會大眾過去對原住民的負面刻板印象，是Kolas持續奮鬥的重要目標。儘管Kolas戮力於透過媒體打破原住民族刻板印象，並重建一個全新的原民的一個形象。但這個工作個人做根本做不來，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人一起投入。

Kolas要送年輕人一句話「要熱情而且勇敢」。原住民真的要很勇敢，因為成長發展過程中，會遭遇到很多無形的天花板。人們往往不知不覺中，會生活在別人建構的天花板下，不自覺地，阻擋了追尋夢想的去路。Kolas號召原住民族年輕人要勇敢、要很熱情。永遠熱情，勇於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

要
熱
情
而
且
勇
敢





原住民第一位地理學博士 汪明輝 教授

汪明輝，族名Tibusungu 'e Vayayana，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博士，生長在阿里山的樂野Lalauya部落鄒族人。他戲稱在小學以前，生活過得就像部落的名字「樂野」，快樂的野人。小學完全不用讀書，除了上課在教室，只要一下課就是衝到野外去，游泳、採野果、弄陶土等，各種山林的遊戲，非常的快樂，完全沒有升學的壓力，也不知道要升學，父母也都沒有給任何功課方面的壓力。

汪明輝出生在大家族，包括祖父、爸爸、媽媽、叔叔、姑姑等。生活中充滿了親情，有愛的生活。祖父是頭目，所以受到部落族人的敬重。就在國中畢業時，當老師的父親突然過世。那一下子，這個幸福的家庭，四散了、破裂了，經濟的支柱沒了，於是家道中落。

雖然爸爸是老師，可是兒時的汪明輝很調皮，根本就沒有準備要升學。國中進入嘉義的輔仁中學山地班，是天主教為照顧山區原住民而成立的原住民專班，當時稱山地班。汪明輝回顧山地班的生活，認為專班像是一個Buffer緩衝器，有效減緩了把國小畢業生直接丟進完全陌生的漢人生活圈所造成的衝擊。

國中畢業後透過高中聯考考上了省立民雄高中。高一時，一度幾乎要放棄學業，有一次逃學，一逃就逃了十幾天，直到班導師來找汪明輝，了解他的經濟狀況。導師規勸他「你至少高中要畢業吧？」同學們知道汪明輝的經濟狀況後，私底下集資。班長把汪明輝從教室叫到走廊，說道：「同學這給你！」然後把同學集資款項塞到汪明輝的口袋，這一幕直到現在，仍令汪明輝難以忘懷。高二後汪明輝終於明白為什麼要升學，原來這是窮人靠教育翻身的機會，所以開始用功讀書，後來變成全校第一名了。當時大學聯考預填志願是按成績分發，汪明輝順利考上師大地理系，師大畢業後分發到臺南縣南化國中，到學校報到後，汪明輝才知道原來南化在阿里山山脈南邊的尾巴，距離臺南市區還有一個多小時的公車車程，反而離阿里山較近。

汪明輝的預官考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對自信心的建立有很大幫助，後來汪明輝當兵就在土城運輸兵學校當區隊長，在擔任預官前，面對一流的大學，一流高中的畢業生，他總是自覺相形見绌，現在跟他們平起平坐，所以在預官

經歷上，建立了自信。退伍後考上研究所時，同學們都出乎意料，山地人竟然考上研究所就讀博士更是稀有，汪明輝師大同班同學就他一人拿到博士學位。

汪明輝最大的成就感是發表了全臺灣第一篇有關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文章。有了傳統領域的概念架構後，汪明輝重新「見到」原住民，「見到」自己的鄒族，用新的方式跟鄒族連接，以具有自主意識的主體參加祭典、學族語歌謠等。他開始思考這個原住民意識問題是大學的時候，那時正值原住民運動及高山青雜誌等蓬勃發展，包括刪除吳鳳故事、走上街頭、還我土地運動等。

施添福老師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指導教授陳憲明嚴謹的求學方法，勇於批判，都是汪明輝學習榜樣。汪明輝送給年輕人的一句話「絕望之中一定還有希望，在不可能的地方創造可能」。要有一種不服從的獨立思考，英文叫做ontological disobedience，原住民族應該越來越有自信，不要輕易的服從，要有你自己的看法。

不要輕易的服從，
要有你自己的看法

